

包頭文史資料選編

第七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包頭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主编 牛天角

编辑 杜维明

张广谋

包頭文史資料選編

第七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包头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包头市政协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出版
(包头市昆都仑区)
内蒙古教育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5.375字数：130千字 插页：1

1986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书号：内文出准字(86)第19号

包头文史资料选编

第七辑 目 录

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楷模

——介绍王若飞同志在狱

- 中写给大舅的祝寿信 广 裴 田 郊 (1)
给在狱中的王若飞同志传递书信 王之平 (12)

- 回忆大青山抗日战争与绥中地区财经工作 成枫涛 (18)
北上绥蒙 ——一九四八年日记片断 兰毓林 (41)
两次绥包战役的始末 王飞雄 (55)
包头第一次解放前后 潘纪文口述 孙明远执笔 (69)
包头市市政干部讲习所杂忆 高履云 (74)
我在解放军接收包头日报社的日子里 林从光 (79)
五当召大喇嘛让我给八路军送信的经过 云昌秀 (84)
包头第一次解放时的工会活动 邓洪志 张国荣 (91)
帮助解放军接收军粮 张静安 (94)

附录：盘踞包头的邓军下场如何？

- 请看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回忆 齐志豹口述
赵 萌整理 (100)

- 绥远“九·一九”起义回忆 李忠孚 (104)

附录：董其武将军等三十九人“九·一九”起义通电... (120)

毛主席朱总司令复电	(124)
聂司令员薄政委复电	(124)
和郭北辰烈士相处的岁月	陈万华(126)
段生华烈士	董树荟(145)
革命老根据地的恢复和变化	高子实(148)
锡尼喇嘛在包头的革命活动	张 贵(153)
质疑·补充·订正	(158)
△转龙藏文化遗址可能早于 新石器时期	张 贵(158)
△对《包头、绥西、五原抗日三战役 纪实》的补充	阎善计(159)
△《跟随孙兰峰先生起义》一文 有几处与历史情况不符	李本敬(161)
△韩复榘投蒋应是1929年	王华岑(162)
△小巴拉盖闹教案时郭存礼早已去世	史银堂(163)
△“喝啦”，不是包头话	张静安(163)
△来函更正	孙虎祥(164)
△绥远改省时间有误	许辑五(165)

补白：王若飞的刑期实际是十二年（11）绥远省政府关于王若飞的两件密令（17）匪首卢占奎抢掠萨拉齐（68）阎锡山铁军的滑稽真象（83）王树侯怎样由县长当了和尚（90）包头四店梁名称的来历（99）赵思武逃来包头以后（119）萨拉齐的古迹——城隍庙（125）二财狗吓跑县太爷（144）口袋房巷的由来（147）
插页：王若飞同志给他大舅祝寿信的墨迹

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楷模

——介绍王若飞同志在狱中写给大舅的祝寿信

广 表 田 郊



一九八六年四月八日，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王若飞同志遇难四十周年纪念日。

王若飞同志是我们党最老的同志之一。一九二一年冬天，他在法国留学时，就和周恩来、蔡和森、李富春、聂荣臻等同志，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赤党”、“少年”等刊物，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不久，听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上海成立了，第二年即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若飞同志是支部负责人之一。这个支部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不少优秀干部。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年代里，若飞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共豫陕区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参加组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组织过苏北地区的秋收起义。一九二八年秋天，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会后被选派为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代

表之一。一九三一年夏天奉调回国，化名“黄敬斋”，被派到内蒙古地区，开展陕甘宁绥一带的武装斗争，不幸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夜间在包头的泰安客栈被捕。

王若飞同志在敌人已经知道自己身份的情况下，毫无畏惧，以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在敌人法庭上公开揭露敌人，使敌人的法庭，成了他宣传共产主义的场所。

下面是王若飞同志和包头警察局局长马秉仁在法庭上的一段对话：

“我先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黄敬斋！”

“不是，不是，”马秉仁的头摇得象个卜郎鼓似地，“你不是这个名字。”

“你说我叫什么名字？”

“你还有真姓名！”

“你既然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就讲出来，何必问我呢？”

马秉仁楞了一下，好象觉得这种审问很不象样：他不是审问者，倒像个被审者。于是，他又大声吼道：

“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共产党员。”

“你从哪里来？”

“江西瑞金。”

“你来塞外干什么？”

“专门来推翻你们！”

“你们的人现在哪里？”

“长城内外，大青山下，蒙古草原，到处都有。”

“你把他们供出来！”

“比上天也难！”

“你不供出来，我就天天审讯你！”马秉仁急得怪叫起来。

“咱们看谁审判谁吧，”若飞同志向前走了一步，声色俱厉地说：“我还要真正地审判你们！”

这铿锵的语句，真是落地有声。一个共产党员，在严峻考验面前的高大形象，立刻展现在人们眼前。

敌人怕把若飞同志留在包头会出问题，决定即刻解送归绥，被押在绥远第一模范监狱里，由绥远省伪高等法院直接承审。请看他对法官的回答：

姓靳的法官劈头就问若飞同志参加共产党后有什么犯罪活动，若飞同志轻蔑地望了望靳法官，站了起来：

“你身为法官，可懂得法律？”

“我是问你犯罪的事实！”

“我先问你，什么叫犯罪？”若飞同志逼问靳法官。

“犯罪，就是你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什么民国？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一批强盗！所谓‘紧急治罪法’，无非是保护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律！试问制订这种法律的时候，有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其他劳动者参加过？你们执行这种法律，只能说明你们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封建势力的工具，是他们忠顺的奴仆而已！”

若飞同志义正词严的答辩，弄得伪法院院长和靳法官面红耳赤，挠头抓腮，好半天泛不上话来。靳法官把案头的文件翻来翻去，还是找不出话说，最后，只好强词夺理地说：

“我不管你这些歪理，反正你有罪！”

“我有什么罪？我犯的是反对你们祸国殃民的罪行的‘罪’！是反对你们投敌卖国的罪行的‘罪’！是反对你们专制独裁、剥削人民、欺压人民、贪赃枉法的罪行的‘罪’！……”

“不许你这样说。这里不是和你开辩论会。我问你，你究竟干了哪些破坏活动？”

“必须先弄清谁在犯罪，才能弄清什么是破坏活动！”

“这里是审讯，不是讲空话，唱高调！”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都是尊重事实的。我讲的话，句句都有凭有据，是全国人民群众所周知的事实。回避事实、抹煞事实的正是你们。”

第一次“审讯”以后，伪法院拖了很长时间不敢开庭。他们连续准备了八个月之久，在王若飞同志多次催促下，终于又开庭了。

一开庭，若飞同志就抓紧机会首先发言了：

“法官先生，你们不是对共产党的活动很感兴趣吗？我今天打算谈谈这个问题。不过，首先我要给你们讲一讲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只问你关于共产党活动的事实，不谈什么主义。”

“先生们，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行事的，你想了解共产党的活动，必须先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是适应中国的需要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起来的。”

愚蠢的靳法官象抓住了什么把柄，赶紧插了一句：

“对了。所以中国共产党是从外国来的，受俄国指使。”

若飞同志立即给以强烈的反击：

“先生，你只是个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的学舌人。你大约知道，现在世界各国都有共产党，为什么呢？因为哪里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那些被剥削被压迫者必然要起来反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必然要产生真正领导自己取得胜利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各国的共产党！”

靳法官楞了片刻，又硬着头皮攻上来：

“那么，马克思、列宁都是外国人，一个中国人讲外国人的主义，难道还不是卖国？”

若飞同志听到“卖国”两字，眼里的火都冒出来。他朝着靳法官冷嘲热讽地说：

“法官先生，你简直太可笑了，可笑得令人齿冷，你竟然无知到这样可怜的程度，真是令人惊奇。对你说话，我得讲一点普通常识：马克思是德国的犹太人，他在德国不能立足，曾在巴黎进行过革命活动。后来又寄居在英国伦敦。他在英国参加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阶级很欢迎他。照你的说法，莫非英国工人把自己的国家出卖给马克思吗？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俄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反动的沙皇统治，赶走了德国侵略者。难道列宁赶走了德国人，又把俄国出卖给德国人吗？先生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哪国需要就在哪国发展，谁也阻止不了！你不懂不要装懂，假装有学问。这样自以为是，自欺欺人除了给人增加笑料，别无好处。”

讲到这里，若飞同志把词锋迅速一转，向敌人发出更猛烈的还击：

“至于谈到卖国，蒋介石倒有大量的卖国事实。远的不说，就从‘九·一八’、‘一·二八’谈起吧！……”

若飞同志滔滔不绝的答辩，精辟深刻的分析，尖锐辛辣的回击，使靳法官脸皮一阵白，一阵红，心慌意乱，如坐针毡。当若飞同志开始揭露蒋介石卖国罪行的时候，靳法官吓得眼睛都发直了。他慌慌张张地站起来，连忙制止：

“停住，停住，不准再往下讲。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犯法的，加上你这样咆哮公堂，侮辱党国领袖，早就该定罪了。”

.....

上面引用王若飞同志在法庭上和敌人斗争的真实纪录，是我们根据杨植霖同志的回忆录《王若飞在狱中》整理出来的。这本来与本文无关。我们所以引用它，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共产主义者，对马列主义的宣传，不论在敌人的法庭上，还是在

刑场上，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有机会，就会不遗余力的进行宣传。王若飞同志在狱中给他大舅黄干夫先生的祝寿信，也是宣传马列主义思想的好教材。

王若飞同志在归绥监狱里写过很多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和给组织及亲友的信，这封祝寿信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在包头档案馆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有幸拜读了这封信的原件。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封祝寿信也可以看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光辉思想。王若飞同志虽身陷囹圄，但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思想跃然纸上。这就是这封普通祝寿信的不普通之处。

因为王若飞同志在敌人的监狱里，是在黄齐生老先生（王若飞同志的二舅）知道王若飞被捕的消息之后，千里迢迢从河北定县来归绥营救之时，若飞同志才记起大舅的生日（旧历九月初四）快到了。所以，信一开始先说多年未与舅父祝寿的原因：

“……我的生活，正如前线的兵士一样（，）四围都是战争的云雾，在这样紧张苦斗的生活中自然不易想到，且没有可能去为舅父祝寿。但对于舅父则时常系念。因为我没有舅父，无以至今日。”

接着，王若飞同志叙述了自己的身世。他一八九六年生于贵州省安顺县城内，虽有九十多岁的曾祖父宠爱，但继祖母还是虐待他们。他说：

“想我生于那黑暗的家庭中，父亲是那样游荡不务正；凶恶狠毒的（继）祖母和伯父、三叔终日将我母子打骂折磨。若不是舅父和齐舅（即黄齐生）仗义将我母妹三人救出火坑，恐早已折磨而死，或不知流落成如何的景象，焉能还有今日。我自幼即受舅父庇护教养，以至成人。不仅现时所有知识能力受舅父之赐，即生命亦受之舅父。十余年来，我完全在外奔走，老母仍赖舅父为我照料。我不另有家，舅父之家即我之家。舅父待我如子，表兄妹们待我如亲手足。我于舅父之穷困而不能稍代分忧常用咎

心。幸喜舅父能谅解我之所行，此则稍可自解者也。”

谁说共产主义者没有情感六亲不认？信的开头就充分表明了若飞同志和舅父的感情深厚，所以，虽在狱中，仍深情地用毛笔工楷给舅父写了长达三千五百余字的祝寿信。

接着，若飞同志从其舅父为官多年，仍在清贫中过生日这件事中，赞扬舅父为官清廉，品德高尚，从而抒发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剥削阶级用别人的血汗来造成腐化颓废享乐生活的鄙夷，热烈赞扬苏联十月革命后劳苦人民那种扬眉吐气的生活，引导年迈的舅父用革命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清贫，不要以此为辱，应该引以为荣。

信中说：“舅父现在的境遇还是很清贫，从流俗的见解，他们会说，舅父不会做官，不会赚钱，奔忙一生，并未买下一亩地，盖下一间房，积下一点钱，可以安闲坐食。如今还是风尘奔走，无固定的住所，子女们也只是以正当的劳作，勉够维持生活，不足以谓之俗流所谓的光耀门庭。他们会以为这于舅父将是很不幸的。在这样不幸的境遇中而过生日，更值不得流俗势利眼光的庆祝。流俗的庆寿，是要夸示自己的安富尊荣，儿孙显贵，亲友逢迎，门庭如市。然而，从我们的眼光看来，那只是没落的社会中，用别人的血汗来造成腐化颓废享乐生活。绝不是处在今日社会巨大变革中人们正当应该追求的生活。俗流之所贵正是我们之所贱；俗流之所贱正是我们之所贵。我们自有我们对于人生的见解，自有我们困穷中的快乐。”

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这是多么鲜明的观点啊！剥削阶级追求的是“安富尊荣”，而劳苦大众却鄙夷那种腐朽颓废的享乐生活。作为共产主义者的王若飞同志，一针见血的指出，那“绝不是处在今日社会巨大变革中人们正当应该追求的生活。”

王若飞同志又以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分析指出：“究竟那一种习尚是正当的，社会的发展将是那一种习尚日愈占着优势？我

想这问题对于我们应该是很容易洞察的。”相信“舅父绝不会留恋俗流所称羡的那种‘安富尊荣’生活，甚至会认为人若以此生活祝望于舅父，那不是敬爱舅父，而是在侮辱舅父。”于是高度赞许了“舅父有可能取得那样的生活而不为，舅父又曾任厅长曾任总办而今日生活还是这样困穷，正是舅父难能可贵的地方。”

这是王若飞同志在引导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舅父向更高的思想境界飞跃。表现了王若飞同志为共产主义奋斗不息的精神。

作为祝寿信，王若飞同志也要称颂他舅父的品德，但这不是俗流观点的歌功颂德，而是以革命的观点分析称颂他舅父的人品道德，借给舅父祝寿这件事向舅父宣传共产主义的观点。他在信中写道：

“舅父生平最可纪念称述之事，不在舅父曾任过什么显官。我认为下面一些事实，才是最可纪念称述的：

“（1）外祖所留给舅父的，只有刚正勤劳的美德，并无什么恒产。舅父少而贫穷，十余岁即担负了维持家庭生活的责任。然而舅父在那样困穷多累的境遇中，不废学习，刻苦勤奋的自修，以致学成，这是常人所不易做到的。

“（2）舅父当日之刻苦自修，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舅父特别注重数学、物理、代数等自然科学的研究。这类知识在当时偏远落后的贵州，不仅没有教者，不易得到书籍，并且研究这类知识，是要受到当时社会极大的非难反对，讥笑毁骂，然而舅父毫不为人言所动，以后并约集友人，创设算学馆，达德书社，努力于科学新知的传播。

“（3）由达德书社更进而创立达德学校，如今达德学校也已有了三十年以上的历史。男女高中初中小学全备；学生千余人，他在贵州新文化的传播上，是尽了很大的作用。舅父之名在达德学校创立发展的历史上，是不可磨灭的。

“（4）在辛亥革命以前，舅父不仅努力于科学新知的提倡

传播，并且从事政治变革的工作，积极参加辛亥革命运动。所以，舅父在贵州新文化的传播与政治的变革上，是尽了很大的努力，这是舅父可引为自慰的。

“（5）在辛亥革命以后，舅父被举参加省政府的组织。舅父曾为实业厅长，曾为矿务总办，曾在农商部任职，但是在军法（阙？）统治之下，能容许舅父有什么成就呢？自然要一切希望只成幻想，不仅不能久于其位，而且要被人讥为不会做官，不会找钱，以致晚年不免于穷困了。我认为这种俗流的讥笑，不足为舅父之辱，反更足以增高舅父的人格。”

王若飞同志在这里简要概括了他舅父坎坷的一生，精辟分析了他的人品高贵之所在，积极参加辛亥革命运动，为官清廉，多年身居要职，既无“赫赫之名”，又无“炎炎之功”。晚年仍不免于穷困。

接着，王若飞同志用革命的观点，对剥削阶级的功名观念进行了剖析，一针见血的指出，“那种‘功名’的质，将是许多的血泪所培养出的。官愈高者罪愈多，功愈大者恶愈甚。‘功名’与‘罪恶’这对他们是分不开的，将来自有被清算的时候。”随即告慰舅父：“舅父没有那样的‘功名’，绝非舅父之不幸，反是舅父可以自慰的地方。”“舅父现时的生活，固然是清贫，但清贫中仍有许多的快乐，并非纯全都是苦恼。”因为：

“第一，是舅父的生平，确曾对社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可引以自慰而没有愧怍。

“第二，目前生活虽有时不免于窘促，但并没有到完全不能存活的境遇，不过是淡泊艰难些罢了。我们试放眼一看，整个的中国，整个的世界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在失业饥饿战争死亡中挣扎的壮（状）况，则舅父现时的生活，总还是比较幸福的。

“第三，儿辈都有正当业务，能尽力奉养；孙儿绕膝，含饴可乐；更可喜齐舅与我母亲等，至亲数人，都各健在；舅父老年

犹有可快慰的家庭，不感什么寂寥痛苦，这在现时荒乱的世界中，也是很不易有的。而舅父与齐舅兄弟间之友爱互助，相攻以学，相勉以善，老而不倦，尤给人们以极好印象。

“第四，是舅父老年虽不能再任社会繁巨工作，而益专心致意于绘事。终日伏案挥毫，乐不知疲。听齐舅说，近来造诣，愈至神妙，这是一种有功社会最好的艺术，足以自乐，并足以高尚自活。

“第五，是舅父今年已六十多岁，身体还很康健。若就一般人的平均寿命言之，舅父应该（算）是长寿的。但必长寿而有舅父过去那样可纪念的生平，有舅父这样纯洁的生活，才可贵可乐。否则‘多寿多辱’，古人也曾说过。并且普通习见不鲜也。

“所以舅父现时的生活，应该是可以快乐的；舅父今年的生日是值得庆祝的。让俗流的人们，现在来讥笑舅父的清贫；让现在那般有钱有势的人们去夸张自己的荣耀（吧）；这对于舅父有什么损害呢？清贫者方有人生的真快乐。”紧接着，王若飞同志以革命家的眼光预言：那些剥削阶级荣耀者，转瞬将受到彻底的清算。

信中举了清朝皇室被推翻和苏联十月革命后，俄国剥削阶级被推翻的例子，指出，“俄国过去的贵族地主资本家在十月革命后被清算的程度……更为彻底。他们从前用来奴役人压迫人剥削人骄傲人的一切财产地位，都完全被收辱了。劳动者成为一切的主人。……成为人类更丰富快乐的新社会建设者。根本消灭了剥削人的制度。人类的历史上，将歌颂这一伟大的变革，而不会对于从前剥削阶级的沦落，发生留恋可惜的思想。”

王若飞同志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相信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必然实现。

信的最后，王若飞同志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眼光，满怀信心地指出，“全世界上广大被压迫的劳动群众都在努力向着

俄国工农革命已开创的途径走去，他们的胜利的前途已如旭日当空一样的明白。”

王若飞同志预言的变革——推翻剥削阶级的革命已经成功，劳苦大众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自己生活的主人。在我们祖国土地上，已经消灭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着。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人民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为实现王若飞同志所预言的“人类真正平等比现在更丰富快乐美满的社会”——即共产主义而不懈地奋斗着。

王若飞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四十年了。他的革命精神，仍激励着我们前进！学习革命先烈的精神，做好当前的本职工作，将是对革命先烈的最好纪念。

王若飞的刑期实际是十二年

1934年四月二十三日，国民党绥远高等法院刑庭，对王若飞同志的“刑事判决”“主文”是：“黄敬斋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十年。裁判确定羁押日数准以二日抵徒刑一日”。王若飞同志是1931年十一月被捕的，而正式判刑则是1934年四月，这中间的两年零五个月，国民党法院称为“羁押日数”，只能“二日抵徒刑一日”。所以实际刑期为十二年。 （田郊辑）

给在狱中的王若飞同志传递书信

王之平

一九三三年，我在伊克昭盟准格尔旗“绥远警备游击骑兵第四营”营部搞文书工作。因准旗封建王公上层对“混成团”团长郝聚斌，一、二、三、四营营长黄德山、郝允恭、郝茂林、韩宇春几个平民出身的军官不放心。他们派人先把郝聚斌暗杀后，又把毒手伸向几个营长。四营长韩宇春立即跑到包头，找到当时驻防包头的陆军第七十师师长兼绥远省警备司令王靖国，说明情况，请求保护。王靖国以警备司令的名义给四个营长下了委任书。但一纸空文，难以奏效，同年秋末，准旗封建上层将四个营次第消灭。我跟韩宇春营长逃了出去，在绥包一带流亡。在归绥时，通过韩的关系住在旧城通道街四十八号国民马凤山（小名马九子）家中。马凤山的独生子马福（小名虎子）比我大一岁，和我相处极好，情同手足结为异姓弟兄，我常叫他虎子哥。次年移居包头后住在财神庙街，不久就认识了住在路北一家山西人开的小中药店里的房客吉合同志（原名田德修，化名张其胜，河南郾城县人，和乌兰夫副主席同时留过俄。解放初任内蒙古军区参谋长，后任中国驻苏大使馆少将武官，以后又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事科学院搞领导工作。现已去世）。我初次见吉合的时候，他穿一件大褂戴一顶旧礼帽手提绿色帆布箱，以卖戒烟药丸为掩护职业。因我少年时期曾在家乡府谷县的中药铺里抓过一年药，对中药很有感情，常到这个中药铺去坐。时间久了和吉合混熟了，关系日益深厚，几乎无话不谈。吉合知道我们是被封建王公逼出流亡的经过后，非常同情我们。他经常用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开导我们。指出准旗封建王公的专横暴戾，暴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和腐朽，这些都是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所造成的。他说，出走不是办法，只有组织起来和封建上层斗争才有出路。他满怀热情地介绍了苏俄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指出，蒙古民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只有走这一条路才是根本的出路。吉合同志一次又一次的深谈，使青年时代的我开阔了不少眼界。我自幼家贫，念完私塾后只住了一年义务师范就辍学了，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我一直梦想着去俄国留学。渐渐地，我也知道了吉合同志西北特委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就在这家中药铺里，我还几次见到了绥远特委的刘仁书记（解放后任过北京市委第二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一九三一年冬，当时中共中央西北特委书记王若飞同志，不幸于包头复成元巷泰安客栈被捕，后移送到归绥（呼和浩特）城隍庙附近的模范监狱。恰好我的结拜哥马福因和一人命案牵连，被下在模范监狱的大牢里，和王若飞同居一囚室。我在接到拜爹马凤山的信后，曾专门去归绥探了一次监。后来，不知怎么吉合知道了马福和王若飞在一间囚室里，当我探监回来后，就提出让我再去探视马福时给黄先生带上一信（王若飞在绥蒙工作期间，化名黄敬斋。同志们都叫他黄先生）。我知道黄敬斋是大共产党，是牢里的要犯，此事关系重大，弄不好会杀头的。但眼下东三天西两天的流亡也不是长远办法，不如干脆跟了共产党到苏俄去留学。于是我向吉合提出要求，事成后允许我到苏俄留学。当